

曹正：三閔集

三 閒 集

—— 魯迅全集單行本著述之部 ——

11.

一九二九——一九二九年著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印行

原书空白页

目次

三 閒 集

序言.....七

——一九二七年——

無聲的中國.....一四

怎麼寫（夜記之一）.....二一

在鐘樓上（夜記之二）.....三一

辭顧頤剛教授令『候審』（井來信）.....四二

匪筆三篇.....四五

某筆兩篇.....五二

述香港恭祝聖誕.....五四

弔與賀.....五九

——一九二八年——

『醉眼』中的朦朧.....六四

看司徒喬君的畫.....七二

在上海的魯迅啓事.....七五

文藝與革命（井冬芬來信）.....七六

扁.....八九

路.....九一

頭.....九三

通信（井Y的來信）.....九五

太平歌訣.....一〇五

劃共大觀.....一〇七

我的態度氣量 and 年紀	110
革命咖啡店	117
文壇的掌故（并徐勻來信）	120
文學的階級性（并愷夏來信）	125

——一九二九年——

『革命軍馬前卒』和『落伍者』	130
『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小引	133
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	134
『皇漢醫學』	140
『吾國征俄戰史之一頁』	143
葉永蓀作『小小十年』小引	146
柔石作『二月』小引	150
『小彼得』譯本序（文略，見第十四卷本書。）	151
流氓的變遷	152

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	一五五
書籍和財色·····	一五七
我和『語絲』的始終·····	一六〇
魯迅譯著書目·····	一七二

序言

我的第四本雜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來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編集此後的雜感。看看近幾年的出版界，創作和翻譯，或大題目的長論，是還不能說牠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評，縱意而談，就是所謂「雜感」者，卻確乎很少見。我當時也說不出這所以然的原因。

但粗粗一想，恐怕這「雜感」兩個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厭惡，避之惟恐不遑。有些人們，每當意在奚落我的時候，就往往稱我爲「雜感家」，以顯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視，便是一個證據。還有，我想，有名的作家雖然未必不改換姓名，寫過這一類文字，但或者不過圖報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別有深心，揭穿反有妨于戰鬪，因此就大

抵任其消滅了。

『雜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確也因此很喫過一點苦，但編集是還想編集的。只因爲翻閱刊物，剪貼成書，也是一件頗覺麻煩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終于沒有動過手。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來了，越打越凶，終于使我們只好單身出走，書報留在火線下，一任牠燒得精光，我也以可靠這『火的洗禮』之靈，洗掉了『不滿于現狀』的『雜感家』這一個惡證。殊不料三月底重回舊寓，書報卻絲毫也沒有損，于是就東翻西覓，開手編輯起來了，好像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時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臉，摩摩枯皺的皮膚似的。

我先編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數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講演，原就沒有記錄外，別的也仿佛並無散失。我記得起來了，這兩年正是我極少寫稿，沒處投稿的時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裏。但我到了上海，卻遇見文豪們的筆尖的圍剿了，創造社，太陽社，『正人君子』們的新月社中人，都說我不好，連並不標榜文派的現在多昇爲作家或教

授的先生們，那時的文字裏，也得時常暗暗地奚落我幾句，以表示他們的高明。我當初還不過是『有閒即是有錢』、『封建餘孽』或『沒落者』，後來竟被判爲主張殺青年的棒喝主義者了。這時候，有一個從廣東自云避禍逃來，而寄住在我的寓裏的廬君，也終於忿忿的對我說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來往了，說我和這樣的人住在一處。』

那時候，我是成了『這樣的人』的。自己編着的語絲，實乃無權，不單是有所顧忌（詳見卷末我和語絲的始終），至于別處，則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擠』纔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進去幹什麼呢。所以只寫了很少的一點東西。

現在我將那時所做的文字的錯的和至今還有可取之處的，都收納在這一本裏。至于對手的文字呢，魯迅論和中國文藝論中雖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帶的禮堂上的陽面的大文，並不足以窺見全體，我想另外搜集也是『雜感』一流的作品，編成一本，謂之圍剿集。如果和我的這一本對比起來，不但可以增加讀者的趣味，也更明白別一面的，即陰面的戰法的五花八門。這些方法一時恐怕不會失傳，去年的『左翼作家都爲了盧布』說，就是老譜裏面的一着。自問和文藝有些關係的青年，仿照固然可以不必，

但也不妨知道知道的。

其實呢，我自己省察，無論在小說中，在短評中，並無主張將青年來『殺，殺，殺』的痕迹，也沒有懷着這樣的心思。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人，對於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並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覩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後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後也還為初禪上陣的青年們吶喊幾聲，不過也沒有什麼大幫助。

這集子裏所有的，大概是兩年中所作的全部，只有書籍的序引，卻只將覺得還有幾句話可供參考之作，選錄了幾篇。當翻檢書報時，一九二七年所寫而沒有編在而已集裏的東西，也忽然發見了一點，我想，大約夜記是因為原想另成一書，講演和通信是因為淺薄或不關緊要，所以那時不收在內的。

但現在又將這編在前面，作為而已集的補遺了。我另有了一樣想頭，以為只要看一

篇講演和通信中所引的文章，便足可明白那時香港的面目。我去講演，一共兩回，第一天是老調子已經唱完，現在尋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這無聲的中國，粗淺平庸到這地步，而竟至于驚爲『邪說』，禁止在報上登載的。是這樣的香港。但現在是這樣的香港幾乎要遍中國了。

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並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以救正我——還因我而及于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但是，我將編中國小說史略時所集的材料，印爲小說舊聞鈔，以省青年的檢查之力，而成仿吾以無產階級之名，指爲『有閒』，而且『有閒』還至于有三個，卻是至今還不能完全忘卻的。我以爲無產階級是不會有這樣鍛鍊周納法的，他們沒有學過『刀筆』編成而名之曰三閒集，尙以射仿吾也。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夜，編訖并記。

原书空白页

一
九
二
七
年

無聲的中國

——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會講——

以我這樣沒有什麼可聽的無聊的講演，又在這樣大雨的時候，竟還有這許多來聽的諸君，我首先應當聲明我的鄭重的感謝。

我現在所講的題目是無聲的中國。

現在，浙江、陝西，都在打仗，那里的人民哭着呢還是笑着呢，我們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這里的中國人，舒服呢還是不很舒服呢，別人也不知道。

發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給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來達意，現在一般的中國人還做不到。這也怪不得我們；因為那文字，先就是我們的祖先留傳給我們的可

怕的遺產人們費了多年的工夫，還是難于運用。因為難，許多人便不理牠了，甚至于連自己的姓也寫不清是張還是章，或者簡直不會寫，或者說道：Chang。雖然能說話，而只有幾個人聽到，遠處的人們便不知道，結果也等于無聲。又因為難，有些人便當作寶貝，像玩把戲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幾個人懂，——其實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數的人們卻不懂得，結果也等于無聲。

文明人和野蠻人的分別，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們的思想，感情，藉此傳給大眾，傳給將來。中國雖然有文字，現在卻已經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難懂的古文，講的是陳舊的古意思，所有的聲音，都是過去的，那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盤散沙。

將文章當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認識，使人懂得爲好，也許是有趣的事罷。但是，結果怎樣呢？是我們已經不能將我們想說的話說出來。我們受了損害，受了侮辱，總是不能說出些應說的話。拿最近的事情來說，如中日戰爭，拳匪事件，民元革命這些大事件，一直到現在，我們可有一部像樣的著作？民國以來，也還是誰也不作聲。反而在外國，倒常有說起中

國的，但那都不是中國人自己的聲音，是別人的聲音。

這不能說話的毛病，在明朝是還沒有這樣厲害的；他們還比較地能夠說些要說的話。待到滿洲人以異族侵入中國，講歷史的，尤其是講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殺害了，講時事的自然也被殺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間，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來說話了。所謂讀書人，便只好躲起來讀經，校刊古書，做些古時的文章，和當時毫無關係的文章。有些新意，也還是不行的；不是學韓，便是學蘇。韓愈、蘇軾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文章來說當時要說的話，那當然可以的。我們卻並非唐宋時人，怎麼做和我們毫無關係的時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時代的聲音，韓愈、蘇軾的聲音，而不是我們現代的聲音。然而直到現在，中國人卻還要着這樣的舊戲法。人是有的，沒有聲音，寂寞得很。——人會沒有聲音的麼？沒有，可以說是死了。倘要說得客氣一點，那就是已經啞了。

要恢復這多年無聲的中國，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個死掉的人道：『你活過來！』我雖然並不懂得宗教，但我以為正如想出現一個宗教上之所謂『奇蹟』一樣。

首先來嘗試這工作的是『五四運動』前一年，胡適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學革命』。